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戒校

魏本紀一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
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爲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
勤於晉室冥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苞
君人之量征伐四尅威被遐荒乃改都立號恢隆大
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因有由矣道武顯晦
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

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
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乂所謂大人利見百姓
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
事不足豈天實爲之乎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
于時狼顧鴟跖猶有窺覷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
帝孝心敵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
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
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

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
爲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
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豐成所忽
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
圉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旣而國豐時
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
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
君人之度矣獻文聰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
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
意也

魏本紀三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擿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後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

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疊起宇內禍延邦幾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

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
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
有甚於奕碁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祗以速是奔
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
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齊本紀上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
冀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
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
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

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
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
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
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
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
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
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
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

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
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
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
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亦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
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
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
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
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
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
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歆大之天
不許也

齊本紀下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
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
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
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
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
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

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譎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講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官谿壑難蒲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周本紀上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恃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特屬與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

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
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
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
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
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
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
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孳戮蠕蠕歸命盡種誅
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孝閔承
旣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宗之
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
致幽弒之禍惜哉

周本紀下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
連禍結力敵勢均壇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續業未
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
內難旣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爲
士卒之先居處同疋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
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勲斯
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有成功者
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贖武窮兵雖

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
非才顧宗祊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
但欲威之覆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
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歿已爲幸矣
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擗孫劉之詐戚藩無齊
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
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
啓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
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隋本紀上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
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
憤惋旣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迴舉全
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
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
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
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
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
尚也七德旣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
躬節儉平佞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

各安其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
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
前王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
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
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
聽妬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
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代本根墳土未乾
子孫繼踵爲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
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
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隋本紀下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
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兒肆厥姦回故
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
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
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
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狀之欲狹殷周之制
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
示疑簡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
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

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
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
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
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
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
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豐強弱相陵關梁閉
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
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雀蒲蝟毛而
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
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

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恠悽黔黎俱充蛇
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
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
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足
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
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
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
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
曰吉凶由人祗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
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蠢起豺狼塞路南巢遂
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
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庸可得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一

北史書

唐符正聖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傳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晉何嘗
不敗於矯詖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稟靈巨迹神元
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
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
城之誠其在茲乎乙后迫於畏逼有足傷矣昔鉤弋

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而其
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文終革其失良有以
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溫公之敗邦家馮
妃比跡褒后然則汗隆之義蓋有係焉其餘作孽爲
責外平內壘鑿之近代於齊爲甚周氏粵自文皇逮
乎宣帝年踰二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
宜之日乃棄同卽異以夷亂華汨婚姻之彞序求豺
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者無馱向之所謂和親
未幾已成讎敵竒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
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竒直臣錯口過矣哉而
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
族喪周家者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
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
呂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竇不傾大業之後
至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致
然乎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頽曲陽侯素延
六修吉陽男比干武衛將軍謂寔君秦王翰常
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窟咄

傳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
疏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
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
高揖萬乘義感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
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
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爲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
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爲幸武衛
父子兼將丕略始見器重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
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風猛槩折衝
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
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威屬與魏
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
由焉毗陵踈佞遼西狷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苻堅
之轍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
一焉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傳

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
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
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

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闕惡於元徽所謂盜僧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景穆十二王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宗實有聲匡之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

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踈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微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寔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瞻加以
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
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
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
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實忠而樹行及
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佗之旨霍
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
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
昧鵠鴒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

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
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
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鐘屯諛始
構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
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
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
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
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
緒明武續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
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卷之二十一
五
衛操莫含劉庫仁尉古真穆崇奚斤叔孫建安
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閭大肥奚牧和跋
莫題賀狄于李栗奚春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
穆之際王迹未顯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
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
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
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
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
逆謀卒蒙全護從享于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弈弈

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代有尅平涼之役師殲
身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
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佺臨邊有術威
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磧
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
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
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
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
建位漢捐以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
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

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李粟奚眷有忠勤征伐之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燕鳳許謙崔宏張袞鄧彥海傳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

未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傳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邇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曰謀通瞻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蹇蹇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外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棗

楠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
二公並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
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
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
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
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
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
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
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闕張萬人敵未
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于栗磾等傳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
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
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
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
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
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
厦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
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蒲盈爲誠覆折是憂不
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旣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

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凡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崔逞王憲封懿傳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況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歛嗇恡無乃鄙哉

古弼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馘乙瓌周幾豆代
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
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揆陸真呂洛拔薛彪子尉
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頽宇文福傳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

勲舊見重並繼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谷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敵俱以材力見用而敵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揆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和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宋隱許彥刁靡辛紹先韋閔杜銓傳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倍並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二蓋

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雅有家風
道謨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才靡才識恢遠著聲
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
風杜銓所在爲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爲美哉

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彝竇瑾李
訢韓延之袁式毛脩之唐和寇讚鄺範韓秀堯
暄柳崇傳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
爲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乎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
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
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
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疆禦竇
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
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
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
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鄺範智器而達道元遭命
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竿堯暄聰察致位
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陸侯源賀劉尼薛提傳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敵乃不替風範雅枝名節自

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鬱爲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獻琇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印及彥師俱以孝爲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爽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孝不墮先業子邕功立夏方身亡異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闕痛乎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劉昶蕭寶寅蕭正表蕭祇

蕭退蕭泰蕭搗蕭圓蕭肅蕭大園傳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骸窟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踈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田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搗圓肅大園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鑑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方武陵擁

衆家下任搗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何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足幾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盧玄盧爽盛觀盧同盧誕傳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

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

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高允傳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儼人腹

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崔鑒崔辯崔挺傳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達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措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

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
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且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
謀筭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
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
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
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
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襲李義深傳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
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
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
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
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
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
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
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
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游雅高閭趙逸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駟
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傳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

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
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
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
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
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
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
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
張湛段承根闕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
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
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

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王慧龍鄭義傳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問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
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
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
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官
旣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
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
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
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矣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

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
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
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
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
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舛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
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
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
載偉翻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薛辯薛寘薛澄等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
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濟之孝悌素緒之所
得也道衡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
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
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澄
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
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懋後生之可長論其任
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
表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傳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

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乎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裴駿裴延雋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裴仁基傳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贊其美延雋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景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

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畢衆敬羊祉傳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敬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傳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輒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楊播楊敷傳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
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
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
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
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
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
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
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遺

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
福朝廷之釁旣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避心受
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
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
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祆氛於牛斗
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
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
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
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
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

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
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
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
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卒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
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
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王肅劉芳常爽傳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
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
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
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
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郭祚張彝邢巒李崇傳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
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蹇蹇有
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
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
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締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
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

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尅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崔光崔亮傳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

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旣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裴叔業夏侯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讜李苗劉藻傅永傳豎眼張烈李叔彪路特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傳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角髀成都之喉嗑裴叔業夏侯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

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
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
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
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
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歆其罵人
忠義可不勉也張儻觀機委質薦恤流離亦仁智矣
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
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
未豎眼文武器幹知名六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
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
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
殆病諸李踞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
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朮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
享名器各有由也

孫紹張普惠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
斌董紹馮元興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
故強直從官佶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
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
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袁翻陽尼賈思伯祖瑩傳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墮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雋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介朱榮等傳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衆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

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擗韓婁醜奴寶實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擗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

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駢除矣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侯深賀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傳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記以夔襄任已終使咸英不墜離漢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

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介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侯莫陳悅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
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
雷紹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
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辛雄楊機高道穆綦雋山偉宇文忠之費穆孟
威傳

論曰辛雄更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
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
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雋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
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蕤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
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
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齊宗室諸王上

論曰趙郡王以附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
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
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
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
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
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諭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
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

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
譽未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于彭城涖人布政
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
受辱牢穽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歆食藜藿之羹
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
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兔角弓之刺已爲幸矣

齊宗室諸王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問平然
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劔殲覆有徵若使蘭
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

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
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
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
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
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
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
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
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
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
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

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万俟普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鞞常金祚劉貴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廻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羗舉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獨孤末業鮮于世榮傳伏傳

論曰尔朱殘逆遠効誠欵知神武陵逼隋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並乘機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雋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廻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羗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

世見重昔事介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
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
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竿盡數竒逢斯禍酷悲
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頌門節矣叱列
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
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
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
簡冊安所貴乎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
韓軌段榮斛律金傳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
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
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歛貨財填
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
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
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
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
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
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
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

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闕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旣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旌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

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問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疆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孫奉陳元康杜弼房謨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敬顯雋平鑿唐邕白建元文遙趙彥深赫連子悅馮子琮郎基傳

論曰孫奉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惟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

牛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驂有古人之風焉顯雋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爲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旣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

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
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
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
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
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
未改寧都公韋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美矣司徒器
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
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
見機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
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

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焉
溺於賄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
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傳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
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
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
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
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
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

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邵惠公顥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
川公測東平公神舉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踈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

約義戔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中幼群公懷等莫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

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
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
人矣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一終

